

张曼涛主编

佛教与中国文化

上
海
书
店

出版说明

为了解当代世界的学术动态，促进文化交流，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学术事业，本店特请王元化、贾植芳先生选编，陆续影印出版港、台及国外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包括各种学术专著、传记、学术思想介绍与评论等，供研究者参考。

佛教与中国文化

张曼涛主编

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1/8 插页2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9001—17000

J 218·2 定价2.40元

編輯旨趣

一、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經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吸收與消納，漸漸與中國文化溶爲一體，至隋唐之季，已大肆開花結果，其時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面目，已無法再分，尤其在一般國民心中，佛教的觀念，成爲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價值支柱，喻之爲水乳交融，或骨肉連體已不足以形容，簡直就如靈魂與肉體一般，兩者絕不可分。在此情景之下，佛教對後代中國影響如何，已不言可喻。我們基於對佛教影響中國文化有一全面瞭解，乃特從各個不同角度，搜集有關資料，編輯是書。

二、本集共收有論文廿三篇，第一篇「佛教在中國」，可作爲「緒言」看，其次數文，談佛教與中國文化者，則爲一般性的泛論，但多言中肯綮，有其通鑑之認識。即如顧敦錄、沈鍇二先生，雖非佛教學者，然言之亦多平實，並不外行，且從另一角度言，就因二君非佛教學者，反有更較客觀之態度，評述即不十分的當，亦可代表第三者態度之看法也。（所謂第三者，即既非宗門學之研究者，亦非文藝史之研究者）有關歷史方面，或稍有欠缺真實認識處，但亦不妨其對

FH73 106

此問題之誠懇態度，故仍特收入，以作另一面之他山之石。自「佛教與中國繪畫」起，則爲進一步之深入探討，藝術、文學、思想，大約都已談到，但僅此一冊，自然尚不足言「佛教與中國文化」之深入，故在本集之後，仍有「佛教與中國文學」、「佛教藝術論集」、「佛教與中國社會及思想」等各專冊，以補本集之不足。

三、評「中國文化所受印度佛教之影響」，原擬附「中國文化所受印度佛教之影響」一文，作爲兩造對照看，以定是非，但原文不易得，只好省除。在「評」文後附有編者按語，說明原委，此處不另贅。編排之次序，大致按由淺入深看，讀者可憑自身之興趣，任意選閱參照也。

佛教與中國文化 目錄

佛教在中國	伯樂里德	一
古代中國文化與佛教	吳仲行	一九
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之影響	太虛	三一
佛教與中國文化	顧敦錄	四三
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响	沈鍇	八七
佛教對中國文化思想的影響	東初	九七
評「中國文化所受印度佛教之影響」	茗山	一三五
論中印佛教與中印文化	巴宙	一六三
印度佛教藝術與中國早期佛教畫	凌空	一七七
大乘思想影響中國佛教藝術	蔣勳	一八九
佛教與中國繪畫	任俠	二一
禪宗對我國繪畫的影響	常住	二二一

佛教與中國雕刻	當任俠	二三九
佛教對中國幻術的影響初探	傅天正	二三七
佛教對於中國占卜學的影響	張健木	二五二
印度梵文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	李子曰	二六一
中國思想界與佛學之影響	張明慈	二七一
唐代以前儒佛兩家之關係	高觀如	二七七
唐代儒家與佛學	高觀如	二九三
理學家與佛教之關係及其排佛原因	楊勝南	三二一
略談宋明儒學與佛學之關係	唐君毅	三三九
宋明理學與禪宗	南懷瑾	三三九
宋明理學與禪宗文化	東初	三六三

佛教在中國

伯樂里德

倘若你看到今天中國各地古刹廟宇衰敗的情形，你會得到一個結論，佛教以往對於中國人的意義已經完全喪失，所以佛教是不值得去研究的了。我希望能在這裏提出幾個理由來，使讀者相信這件事情不能如此輕易輕地被我們一筆抹殺。直到近年——今天還是如此——倘若我們把大部份中國人包括在我們的佛教徒定義之內，那末世界上佛教徒的數量一定超過了任何宗教。

事實上，我們或許沒有理由去這樣說，因為大部份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傾向著不可知論 (Agnosticism) 或儒家思想的多於信仰任何宗教的，至於人口上佔大多數而沒有受過教育的老百姓，他們只知膜拜各種宗教上的神祇，信仰的程度也深淺不同。說句實在話，真正的中國佛教徒，在數量上敵不過基督教徒和回教徒的總和，或者也只不過兩者之中任何一個宗教。關於這個問題的統計，很難得到而且都靠不住。雖則如此，事實告訴我們，佛教在亞洲各地仍然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勢力，它在中國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佛教對於整個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有它巨大而不可磨滅

的潛勢力，這一點比今天中國佛教徒的數量更為重要。甚至在那些不會夢想以「佛教徒」自居的中國人之中，這種勢力直到現在還繼續存在。現在隨便舉幾個例來說明這點。

一、對於藝術的影響

近代中國畫家認為人是自然界中偶然的一部份（與歐美畫家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一觀念大相逕庭），這個態度受佛教影響之深，不下於魏朝（紀元四四二——五四三）偉大莊嚴的佛像。這些在中國北方山洞裏隨處可以發現的佛教遺跡，較之歐洲中世紀巍峨的教堂，精神上正不相上下呢！

一、哲學

佛教對哲學的影響更加顯著了。為孔子作註脚的朱熹時常流露出（或許是不知不覺而流露的）佛教的影響。至於宋朝（九六五——一〇〇二）幾個哲學家的著作更加可以證明我的觀點。他們一面攻擊佛教不遺餘力（他們認為佛教是由印度傳入的舶來品），一面却繼續採用佛學上的成語、邏輯、與辯論，形成了他們學問上的一部份，所以他們儘管反對佛教却不能不利用它。

三、近代的思想

今天的中國人忙於贍養家室，享受物質文明，顯然是個實利主義者，但是他的一言一動却表示了佛教的影響。在不明白這一點的歐美人看起來，中國人的性格很難了解，這可反證歐美人認為中國人是個唯物主義者是不對的。我常常使我的中國朋友驚奇，我在他們偶爾所說的言語之中，指出他們所說的與佛教的思想頗相吻合，有時候他們不肯接受我的解釋，有時却又坦白的表示驚奇，他們承認我的解釋至少有真理的根據。

佛教對於中國人生活上深刻的影響，中外人士一樣都往往估計得太低，假使他們能够把他們的觀察超越了殘破頽敗的廟宇，超過了一些沒知識的和尚，超越了宗教和迷信（中國農民把迷信當宗教）併為一談，這種估計上的錯誤就越可避免。老實講，要明瞭中國的文化，不能不瞭解佛教在中國以往的成績，正如要對西洋文明下一個正確的估計，不能不瞭解希臘、羅馬、希伯來的影響一樣。

四、佛教的來源

中文「佛陀」（簡稱「佛」）是印度 Buddha（覺悟者）一字的譯音。二千年前又名「浮屠」。

佛教在中國

這個尊稱印度人就給了北印度王子 **Gautama**，因爲他轉迷啓悟，追求眞理，拋棄王位而入山證道。

Gautama Buddha 生於紀元前五、六百年，或許在孔子年青的時候，他還活着，佛初說法，不用文字，却由口述，留傳下來。到了基督誕生後一百年，印度 **Kantska** 地方舉行佛教大結集時，根據了口述傳統而形成的兩大支派就隨之而創立了。

第一爲小乘。這派以巴利文佛經爲根據，流行於錫蘭、緬甸、暹羅、甘布地亞、以及亞洲東南各地。第二爲大乘。這派以梵文佛經爲根據，現在成爲西藏、蒙古、日本、高麗、安南、蘇聯幾處地方最盛行的佛教，在中國也可說是佛教唯一的支派。

小乘以爲這派的佛經寫成的時候，先於任何一派，所以較爲正確。可是當兩種口述傳統同時存在的時候，首先被記下來的未必一定是最正確的（雖然說它也很可能是最正確的）。歐美的東方學者現在認爲（俄人有這樣主張）大乘所蒐集關於教理的經典較小乘爲多，這個問題當然會引起爭論。作着個人覺得大乘在亞洲風行的時候，包括某種根本的佛法，這是小乘所沒有的，否則，我們很難瞭解何以佛教能傳佈於亞洲文化已很發達、人民已很機智的國家。不僅上述的國家，而且包括印度全部、阿富汗、爪哇、馬來亞、與亞洲中部各地。近代小乘佛法，雖然在許多方面值得讚美，但它遠似乎缺少教誡和啓示，不能像大乘佛法能那樣打動人們的心弦。無論如何，中國的佛教純

粹是大乘法門，所以除了大小乘意見相同的幾種根本佛法不得不講外，我在本文內專講大乘。我們要曉得今天中國的佛教已被迷信和道教之信仰所蒙蔽，我們必須揭開這種蒙蔽，鞭辟入裏，才能獲得佛教真正的心要。

相傳佛教在漢明帝時代傳入中國。紀元六一年，漢明帝夢見金甲神現身西方（方向就是印度），他召集羣臣解釋夢境，某臣說這個金甲神必定是西方印度幾百年前的一個大聖人，明帝因此就遣使者（蔡欽——譯者註）到印度去，紀元六七年，這個使者就帶了許多佛經和兩位高僧（竺法蘭和迦攝摩羅——譯者註）回到中國。

從那個爲漢明帝釋夢的臣子所說的話看來，佛教和其教理在明帝得夢之前中國已經有了。據近代的研究，我們可以相信佛教在紀元前兩三百年，一面由海路到了廣東，一面又由陸路到了中國西部。

佛法在中國最隆盛的時候是魏朝（四四二—五四三）和唐朝（六一八—九六〇），幾千卷浩瀚藏經的翻譯（即三藏——經、律、論）就是在魏唐朝時完成的。翻譯佛經，工程浩大，方法也十分峻嚴，所以才能那樣盡善盡美，就是近代中日學者竟也不能改正一字。方法是這樣的：第一次由懂漢文的印度學者翻譯，然後再由精通漢文而又懂梵文的中國學者譯成極好的文言。這個第二次的譯稿又重新譯成梵文，來與原文對照，加以許多修正之後，再譯成中文，直到最後的譯稿文從字順，且

與原文完全吻合而後已。說到這裏，我想基督教傳入中國已經很久，却不能獲得中國文人學者的信仰，其原因，就在初次翻譯聖經的時候，不注重文字上的價值。聖經譯者的目的固然在於接近一般的中國人，但是鑑於古代佛教之所以盛行，又鑑於中國歷代文人之被人尊敬，我可以說，倘若譯聖經的人多注意些文學上的價值，那末，譯本一定會比今天的好些。老實說，整個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也許會更快些，門徒也會更加多些。

另外一點須要約略一說，一般批評佛教的人，總以爲佛教是悲觀的，這個批評很欠公平。佛說一切衆生若不受流轉生死與地獄之苦，最後都能到達涅槃。雖則許多佛徒把西天與地獄當作心理的現象來看，或當作實際的地方來看，這兩個地方都是靈魂暫時的住所，受善惡的果報。但是到了最後，圓明常寂的涅槃正在等待他們呢？也有多數有知識的佛徒認爲西天和地獄不過是個譬喻罷了。

唐代有許多佛徒跋涉萬里，到印度去研究佛法，而印度的高僧由海陸二程來到中國的爲數尤多。這批印度高僧遺留在中國人生活上的影響至今還存在着。而且有些中國佛徒在印度、錫蘭、亞洲東南部住了多年之後，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筆之於書，有很翔實的記載。印度和亞洲其他民族歷史上有許多缺陷，因爲印度和其他那些民族，與中國人不同，是不大喜歡歷史紀載的，只有把當時佛徒和政治家的紀載研究一番之後，才能將這些缺陷彌補起來。

唐朝以後，佛經翻譯告一段落，但是佛教在中國已打下鞏固的根基。在中國歷史上有好幾個時期佛法的影響非常之大，此外印度的邏輯和幾種科學也推行於中國，對於中國知識的收穫增加不少。

五、什麼是佛法

大乘和小乘都一樣注重四諦、八正道和其他幾種根本的佛法，列舉如左：

(一) 四 諦

- 一、苦諦——人之受苦，總爲有身。
- 二、集諦——諸因貪戀心招集衆苦。
- 三、滅諦——除滅苦因，證常寂樂。
- 四、道諦——欲證常寂樂而滅衆苦，須有辦法，即所謂道諦，也就是下面的八正道。

(二) 八 正 道

- 一、正見——見苦集滅道四諦之理。
- 二、正思惟——既見四諦之理，再加思惟而使真智增長。
- 三、正語——以真智修口業，不作一切無禮之語。

四、正業——以真智除身之一切邪業，住於清淨之身業。

五、正命——清淨身口意三業，順於正法而活命。

六、正精進——發用真智而強修涅槃之道。

七、正念——以真智憶念正道而無邪道。

八、正定——以真智入於無漏清淨之禪定。（此八法盡離邪非，故曰正，能到達涅槃故曰道。）

(三) 別的根本佛法

一、三毒——瞋貪癡是三毒必須除去。

二、養成戒殺和慈悲的美德。

三、迷信外道，和無益處的玄學上的討論必須戒除。

第三條最為重要。

佛要我們「觀照自性」，盲目的信仰和迷信都為佛所不取。佛的態度可用下面幾句話來歸納起來：「不要以為我是你的法師，我怎麼說，你也就怎麼信，你必須把我的話拿來與你自己的經驗以及你在定中所得到的直覺智識互相印證。做了這種試驗之後，再去接受你所認為真理的東西吧。」在這一方面，佛與別的教主大相懸殊了，別的教主要人信仰他們的神性，或者至少要人相信他們所說的話。

好幾年前，很奇特地我頗為天主教所吸引，我甚至就教於一位很有學問而且和藹可親的神父。他以他的經驗和邏輯的立場向我解釋許多事情，不過也有許多事情為他所不解釋。他忠告我對於某種非人力所能解釋的事情，只得「跳過」，不可追問。這在我是個大障礙，我想正宗派的佛徒也不要追問，其理由正同。

由此看來，我們在最早的佛徒當中已經發現了一種科學的探討精神，在我們看來是驚人的、合乎近代科學的。

一切的佛徒都非常注重 Dhyāna (中文禪定)。Dhyāna 相當於英文 Meditation 一字。禪定的目的在於逐漸排除貪瞋而明心見性，正像二千五百年前佛在菩提樹下入定，洞見宇宙的真理一樣。

佛從印度人(Hindus) 中採取輪迴之說，佛說禪定修了幾世之後，會得逐漸消除貪瞋，貪瞋既 是生死流轉之因，把它除了，心境自然湛明，了無執着，而到涅槃，不落生死了。

在我們研究什麼是涅槃之前，我想先說輪迴的道理。一般歐美人往往以為輪迴是迷信，不願意去討論，或者竟嗤之以鼻，可是他們的理由何在？基督教徒、回教徒、猶太人都相信死後靈魂永生，那末，難道只有一方面的永生，而沒有另一方面的永生嗎？有生必有死，唯有不生方可不死。科學告訴我們能力和物質永不消滅，能力或物質會經過無窮的變化，但是不會減少，也不會消

滅。做成一支香煙的紙和煙葉可以變爲氣和灰，遇到別的同樣的分子，又可變成別的東西。但是相信這些分子之一會消滅乾淨，而不再變成任何東西。這種不科學的看法，使一個小學生也會發笑。假使人的肉體以外有一樣東西（不論稱它爲靈魂、精神、或心靈），我們固然不能證明它依照能力與物質不滅的定律，我們說它遵循宇宙間偉大的定律，比說它不遵循這個定律，不會更加迷信些吧？以後討論到佛所說的「萬物一體」的理論時，我們便會知道人的精神和肉體都係同一「物質」所組成，正像宇宙間一切的東西一樣，世界上瞬刻在變化的一切東西也是這個「物質」所構成的，輪廻之說，就是從這個信仰而來的。

六、涅槃意見的紛歧

涅槃真正的狀況，就是佛徒們的意見也各不相同，這是以有限來臆測無限的結果。但是他們不認爲涅槃是整個的消滅，像一般歐美批評佛教的人造種說法是錯誤的。大乘佛徒認爲涅槃是我們完全與眞如融合無間，脫離了那成生死流轉的無明，關於這一點我以後再來說明。

我順便在這裏一談寺院制度。自佛出世以來，這個制度一向是佛教的中心，佛鑒於善男信女常爲家庭世事所牽纏，永不能淨心修持，明心見性，乃提倡這個制度。

七、菩提薩埵

講到中國的佛教不能不一談菩薩。菩薩是一個已經解脫一切而能到達涅槃的人。但是菩薩慈悲，誓願長住娑婆世界，非度盡衆生，不取涅槃。佛說法時對於這一點怎樣講，常可引起辯論。那些相信菩薩犧牲精神的，認為這是菩薩捨己救人高不可及的地方。雖則我們或可認為是迷信，但是這與基督替人贖罪，死在十字架上，有何不同？中國人心目中的菩薩，代表性質上的不同。例如觀音菩薩代表慈悲，文殊菩薩代表智慧。中國人又相信許多特別的佛，也就是已經證到涅槃的人，但是他們深信「萬象一體」（這點我以後再來討論），所以他們心目中各種菩薩不同的地方正如一個永遠真理的各方面而已。我並不是說中國沒有知識淺薄的人，他們看不出這種相對的地方，而去膜拜個別的菩薩了。

再回到涅槃這個問題來談談，也可以說是繼續這個問題邏輯上的發展，假使說涅槃就是我們最後與真如融合為一，那麼真如到底是什麼？中國的學者說這是「言語道斷」的，因為要形容真如的任何狀況（消极的或积极的），不啻拿有限來形容無限，是絕不可能的，至多不過將真如的性質暗示一二而已。要知道真如，只有自己在定中去體驗。佛時常注重宇宙萬物的相對性，佛所用的譬喻，無知識的人也能領會。佛常說「一滴水中有八萬四千生命」，又說「大千世界，恒河沙數」